

纤道情思 ///////////////

# 古越山村竹溪

钱汉东

年仅39岁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根据钱骏的英勇事迹，追晋钱骏为国民革命军少将，蒋中正题写了“为国牺牲”直匾，英雄的忠骨埋葬于岳坟前，可歌可泣。

民国期间钱宗陶叔侄四人陆续荣升将军，成为一时美谈。钱宗陶，保定六期毕业。在抗战时期出生入死，担任过西康川滇西路运输管理局局长，为“远征军”运输抗日物资立下汗马功劳，是创造著名的“二十四道拐”的传奇人物，青史留名。

钱宗陶侄儿钱立，曾去英国皇家军校深造，参加了淞沪抗战，身先士卒，英勇杀敌，苦战负伤后调任辎重兵汽车独立团少将团长。钱立二弟钱漱石，抗战期间蒋介石从南京迁往陪都重庆，他担任重庆军事委员会警卫团首席侍卫官，后晋升“总统府”少将高级参谋。钱立的小弟钱幼石，出任民国政府驻泰国使馆少将武官等。

钱宗陶将军之孙、85岁高龄的钱进德先生十分看重这份家族文化遗产，他邀我为他的祖宅题写“将军台门”匾额，捐赠给村里，作为永久的纪念。

解放后，竹溪村民依旧保持着习武从军的传统，当兵参军，保家卫国，成为当地的风尚。谁家子弟被批准入伍，立功授奖，全村人为之自豪。

二

竹溪古村坐落在群山环抱之中，村前溪水流淌，峡谷幽深，古木参天。清代徽派建筑群风格鲜明，粉墙黛瓦，错落有致，石板铺路，质朴自然，可让久居都市的游客享受到难得的清静。

走进村里，远远望见两棵高耸入云的古树，其中一棵古榧树，据钱知勇兄介绍，系钱氏先人来竹溪定居时种植的，树胸径1米多，高达35米。此古榧颇为奇特，雌雄同株，树梢盛开雄花，树腰挂细长果，下部挂圆球果，罕见，被当地人视为神榧，倍加珍惜。其见证了1460年始迁祖钱奇公从嵊县长乐迁徙至此竹溪的发展变化。我提议在此立碑“竹溪钱氏寻根神榧”，以告后人珍视。热心学人钱国森乡贤自告奋勇，慷慨出资建碑，如今，石碑与神榧已

成为村里的一个景点，游人驻足观赏之余，连连赞叹竹溪钱氏先人的功德。

竹溪古建筑群依山就势，前低后高，屋脊高昂，雕镂精湛，与周围的环境浑然一体，构思精巧又不失实用便捷。整个古建筑群以旗杆台门为中心，向四周辐射，老屋台门、前台门、壹丰台门、贰丰台门等十多处古台门相连成片；老屋大多坐北朝南，为两层楼房，两边均设有侧门，黑白辉映的马头墙有的重叠多达三四层，明朗素雅，美观显眼，当然，它的主要功能是防火。

集古越山川风景之灵气，融华夏民俗文化之精华的旗杆台门，是竹溪古建群的标志。台门从东到西长约百米，从南到北宽约五十米，占地面积近5000平方米，共有房屋66间。每间房屋融石雕、木雕、砖雕于一体，变幻无穷，富丽堂皇，具有韵律之美。整座建筑走廊互通，雨雪天在台门里行走不湿布鞋，进出厅堂的门槛及迎风遮雨的窗户用石料镶嵌，廊柱、木门、窗框以油漆护理，地面则由桐油、石灰铺成。内置七口大石缸，平日缸里养鱼观赏，如遇不测可取水灭火。细细品味，旗杆台门的每一处细节无不显示着先人的智慧与远虑。

旗杆台门由清代钱万象先贤精心建造。钱万象经营有道，以行善为乐，在当地享有盛名。清朝道光年间，战乱频繁，地方多灾，国力不逮，民众受苦，富甲一方的钱万象热心公益，建桥梁，修道路，筑城池，饰庙宇，种种善事，不胜枚举。钱万象以赈荒助饷功累，受到朝廷嘉奖，后又加四品衔，诰封朝议大夫，钦旌“五世同堂”，褒宠“七叶衍祥”，并赐造旗杆台门。

钱万象积善好施，厚德载物，应了一句老古话：福报子孙。他这一家共出了七位大夫、三位诰赠大夫，由此旗杆台门也称为“大夫第”。

如老屋台门的主人钱文广公，是武肃王二十八世孙。生于康熙癸巳年(1713)，他三十岁时只身闯荡上海，经营黄茶生意，经过几年打拼获利万金，回家乡建造住宅，同时资助乡里筑路建桥，他的乐善好施受到族人尊重。他尝语人曰：“能聚不能散，直守钱虏耳。”竹溪村至今仍有两万多平方米的清代建筑

唐代诗人王维以山水田园诗著称于世。年轻时的他，善画能诗，多才多艺，很受附庸风雅的王公贵族的欢迎。他为了获取更大的名声，进入上流社会，也乐于跟他们来往，经常出入王府贵第，献艺赋诗。但是他与这些人交往时，并非一味地阿谀奉承、唯命是从，而是有自己的主见，守住自己做人的底线。

王维是宁王李希的常客，而李希是一个生活糜烂、荒淫无耻之徒。一次，宁王看上了一个饼师的妻子，千方百计将她搞到手。过了一年，他问这个饼师的妻子，还不想饼师。女人将饼师不作声。宁王派人叫饼师召进府第，女人见了饼师泪流满面，十分悲伤。当时王维也在座，看到这一幕，他的心灵受到莫大的触动，对宁王的恶行愤在心头。

李希非但不加自责，反而不无得意地要求在座的文士赋诗来吟咏这件事。王维稍作吟咏，大笔一挥，一挥即成：“莫以今时宠，能忘旧日恩，看花满眼泪，不共楚王言。”这首诗题为《息夫人》。息夫人是春秋时息国的夫人，楚王灭息侯后将她霸占了。到了楚国，她一直不说话，楚王问她为什么，她反问：“像他这样，有什么可说的？”王维用这个典故来讽刺宁王，表达对他的不满。

安史之乱爆发，王维来不及跟随皇帝逃跑，受俘于敌，被授以伪职。王维的性格比较柔顺，他不敢公开拒绝，却也不肯同流合污，曾装病推脱。一天，安禄山在洛阳凝碧池大宴其徒，召梨园诸工奏乐欢庆。王维闻讯大悲，写了一首七绝表达了自己对朝廷的怀念、对安氏的愤慨：“万户伤心生野烟，百僚何日更朝天。秋槐叶落空宫里，凝碧池头乱管弦。”

安史之乱后，唐政权卷土重来，那些做过伪官的都被判了罪，包括李白。因为王维写过这首反对安禄山、怀念朝廷的诗，被免于处罚，并给复官，授太子中允，拜给事中。当然王维经受了这次政治变故，情绪趋向消沉颓唐，一心向往田园生活，再也不热衷于政治了，这是像他这样的封建官吏的必然命运。

王维的经历告诉我们：任何人任何时候，不管处于顺境还是逆境，做人的底线必须清楚，必须守住，践踏或丧失底线，就会由清白滑向污浊，由大道跌进泥潭，要想重新洗白，再上大道，这概率几乎是微乎其微的。

## 守住做人底线的王维

李敬佑

朝花夕拾

## 深巷明朝卖杏花

贝一中

很久以前的一个春天，在杭州西湖之滨的一家客栈里，住着一位62岁的老者。他已被朝廷晾了5年，到这里是为觐见皇帝，候旨复用。这天夜里，听着浙浙沥沥的雨声，忆起金戈铁马的岁月，联想到这次复出的无奈，他竟一夜未眠。尽管不能唤取“红巾翠袖”来“搵英雄泪”，但已到来的大好春光总归是不负人的。深巷中传来的卖花声，唤起了他勃发的诗情，温热了他落寞的胸怀，于是提笔写下了《临安春雨初霁》这首诗。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”，一时间传诵开来，成为流行至今的经典。

陆游的文笔，虽然不乏精工与纤丽，但总体风格明快、疏朗、豪放。《临安春雨初霁》一诗，遣词明白如话，绘景清新如洗，节奏和韵律就像如歌的行板那样流畅。小楼、春雨、深巷、杏花，不过是一些寻常景致，落入他的笔端，再挥洒到纸上，便有了一种淡雅清爽的意蕴，把江南之春的风韵点染得如同一幅水粉画。

这首诗一看就懂，仔细思量下来，却对“卖杏花”的说法感觉有些奇怪。现今的市井坊间，沿街兜售的多是廉价的时令花，如白兰花、栀子花、百合花、茉莉花等，花店出售的多是名贵的盆花、插花或集束花，没看到也没听说过有卖杏花的。早春二月，郊游乡间，杏花寻常得见，谁会去卖它，又有谁会去买？其实，我们只要了解一下古人插花的习俗，上述猜疑也就不存在了。

我国很早就有折花、插花的习俗，但凡是花，都可以折来插，杏花自然也在其中。庾信在他的《杏花》诗中写道：“春色方盈野，枝枝绽翠英。依稀映村坞，烂漫开山城。好折待宾客，金盘称红琼。”由此可知，早在南北朝时期，杏花就已用来装盘或插瓶欣赏了。在古代，杏花素有“艳客”之美称，插杏花是比较风行的雅事。明朝王磐的散曲中就有“斜插，杏花，当一幅横披画”的描述，陈继儒则认为，不同的瓶花可以烘托不同的氛围，插瓶杏花置于梳妆镜旁，能给闺房带来春的气息。

杏花不仅用来插瓶欣赏，还可以赠人以示美意，所谓“聊赠一枝春”；可以簪戴作为装饰，所谓“插向鬓云斜吐”。唐代之风不独限于女子，古时男子簪花也很平常。在唐代，同榜及第的进士们要到杏园集会举办探花宴，所以郑谷的《曲江红杏》诗云：“女郎折得殷勤看，道是春风及第花。”在北宋，新科进士参加皇帝赐酒的琼林宴，并以争戴杏花为荣耀。到了清代中后期，簪花变为女子专属，男子不与焉。

既然杏花可插瓶、可赠人、可簪戴，自然是大受欢迎。那些皇家后官里的姬妃们，抑或是豪宅大院里的闺秀们，寻常难入坊间市井，只好使唤下人出门买花，即便是门庭不阔的小家碧玉，对鲜花也有需求。唐代的街市上，各种花都有人卖。宋代以降，花卉市场更趋繁荣，有固定花市，也有挑担挎篮的卖花人，李清照正是从“卖花担上，买得一枝春欲放”。反映到文学上，语涉卖杏花诗词就多了起来。

古人卖花以吆喝揽客，卖花声作为独特的人文元素，被写进了宋词中，演化为词牌名如“满庭芳”。如，南宋赵良玉的“红杏香中，绿杨影里，画桥春水冷泠。深院落满，风送卖花声”，刘辰翁的“芳草如毡，飞红似雨，卖花声过”。由于春花繁盛，卖花声也多于他时，所以王岍说“春在卖花声里”。又因为杏花堪称东风第一枝，古人将卖杏花视为春之声，象征性地出现在咏春的诗词中，所以就有了陆游的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”。

## 与范仲淹同办一场诗会

沈建伟

一

用许多宋词反复过滤的  
一汪池水  
是无需用时光擦拭的  
一面明镜

二

清白两字  
修缮了时间的遗址  
裸露的石块  
享受着  
时光的膜拜

三

这依傍清的白  
白石的白  
被碾成齑粉会更白的白  
比白还白的白

四

我双掌合拢  
以手为容器  
掬起一泓清泉  
却无意间惊扰了  
一池莲花

五

石的栏杆  
石的胸怀  
泊太阳与月亮  
泊一方  
涵养清风明月的  
清白亭

六

伫立在  
清白亭的转角处  
此处，其实就是一个渡口  
渡你渡我  
渡那些  
牵着白云归来的游子

七

相约于明月  
与范氏合办一场诗会  
诗词唱和  
共守一份清白  
即使拂袖走人  
骑上白鹤远走天涯  
也不会误入歧途

八

一枝中年的狼毫  
在他乡的宣纸上奔跑  
即使借墨似金  
莲荷的清雅和素雅  
依然拂面而来



守艺人 张满顺 摄

## 山陰道

来稿请寄 sbsydao@sina.com

## 老妈的钱包

天目河

周日，梅整理库房，整出了一捆纸板箱，顺手就将之扔进了垃圾箱。

我心头一悸：要是老妈在就好了，她一定会欢天喜地地收起来，等收废纸的上门时小挣一笔。可惜她老人家现在躺在养老院，痛失了这一攒钱良机。

老妈节俭，一个子儿恨不得掰作两半花。记得有一年家里好不容易杀了头年猪，老妈看在我们兄弟俩眼巴巴的份上，狠狠心留了一个猪头过年。可待到猪头煮熟，她又后悔了，硬生生切下半个熟猪头，端到祠堂门口卖了。老妈也开了村里卖熟肉的首例。

后来我们兄弟俩长大了成了“工作同志”，我们家在村里也算是一等一的人家了，可老妈凡事“寒抖抖”的毛病一点没变。过年过节我们捎回家的东西，能卖的一转手就卖了，不能卖的，七转八转又转回了我们兄弟俩家。

有次过年，妹点出3000元孝敬老妈，这可能是老妈荷包里的“巅峰时刻”，加起来差不多有一万元了。一次她和邻居“讲滩头”露出过一句：“以前广播里总说万元户如何如何，我看万元户也没什么好稀奇的！”神情中颇有几分傲娇。殊不知此万元和彼万元早已有云泥之别。

对了，荷包就是她当年送给她的大哥大包，这可是她的命根子，无论走到哪里，她都紧紧攥在手里。

妹还给老妈买了一部手机，这回她倒是爽快地收下了。听说她爱在村祠堂门口的小店拿出手机打电话：“喂喂喂……”，声音大得小半个村子都能听到，收

割了一大波羡慕嫉妒恨的目光。

和妹动不动送老妈貂皮大衣和手机的大手笔不同，梅对老太太更多的是小恩小惠，细水长流。日常节目是带老太太逛超市，吃自助餐。

老太太面对超市里堆成山的商品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梅说，“你随便拿，我有卡，不用花钱的。”一开始，老太太小心翼翼地挑了两筒挂面、一筐鸡蛋，后来慢慢地也就放开了手脚，想必是那句“反正不花钱”鼓舞了她。最后，推着小山一样的购物车走出超市时，估计是她这辈子最开心的时刻之一，瞧她带着皱纹的脸都笑开了花。

下一个节目是去吃自助餐。车上，梅告诉老太太：自助餐吃多吃少、吃好吃贱，都是这个价，能不能吃回全凭你的本事了。

“吃谁不会呀，伢农民做做吃吃，一会做，二会吃！”老太太一脸斗志昂扬、信心满满。

到了自助餐厅，两屉包子就把老太太放倒了：“多好的富强粉大肉包呀，这要放在以前，县长、省长也不一定吃得上。别劝我，我就要富强粉大肉包！”当我们把煎牛排、三文鱼、大闸蟹端给老太太时，老太太哪里还干得动？

“168元一位的自助餐，你顶多吃了16元。”

“不亏，反正我就是觉得富强粉大肉包最好吃！”

临了，老太太又感叹：“现在这日子过得，不要说地主老财，慈禧太后也不过如此吧？”

说着无心，听者有意，第二天，梅就带